

凡人乐活

老马的芥菜丝儿

□ 常书香

窗外寒风凛冽，窗内如火如荼。
念叨了一整年的虎年相聚，终于在兔年的正月初九得以成行。正午时分，关林路的那家东北铁锅炖，因为四闺蜜“绿叶”的到来，顿时热气腾腾。
多日不见，亲切，激动，兴奋。
四个女人一台戏，家长里短，工作生活，仿佛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聊不尽的情谊。任凭我们如何叽叽喳喳滔滔不绝，六十多岁的“绿叶”老马总是一直笑吟吟地听着，很少插话，仿佛永远喜欢做我们的忠实粉丝。
三年前，五人还在一个楼办公。单位的后院，清晨的湖边，洛城的园子，无不留下友谊的见证。
记得那年单位院内枇杷成熟，黄澄澄的很惹人眼馋。同事们三三两两摘了到办公室品尝。有中午饭后，正在院里散步，老马突然从背后拍了我一下，悄悄把一大袋枇杷递到我手里：“妹子，听说你家孩子咳嗽，拿回去加冰糖给娃熬点枇杷水喝。”
还有一次，车突然坏在半路。老马听说后，二话不说骑着自行车从单位带着工具赶到出事地点，三下五去二就修

好。还没等我道声谢谢，就骑着车悄然离开。
认识老马前就听Z姐说，老马有个战友，特别忙，老马就把战友的母亲接到自己家里，十几年如一日，像照顾自己家老人一样伺候得周到细致。
单这一件事，就让人心生敬意。
接触多了，发现他的善是骨子里的。
老马每年都要给我们四姐妹做芥菜丝儿。那丝儿切得一个匀实，长短粗细一致，晒干之后，拌上几滴小磨油入口，筋道的很。自从品尝了马哥的芥菜丝儿，其他什么涪陵榨菜也再难入法眼。
诸如此类热心帮助他人的“小事儿”太多太多，但在老马那里，“这都不算啥事儿”。
后来，我调动工作，Z姐和老马退休，留下白班的YY和夜班的FF也很少在单位见面了。
这次聚餐间，FF从手机里找出一张十几年前的照片。只见照片上，几个女人说说笑笑爬着山，老马帮大家背着包在后面走着。在暖暖的回忆中，大家伙开着玩笑：“不让他背非得背，还说自己当过兵，这不算啥，果然还是马蹄子跑得快！”
老马听着，并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们，温柔地笑着。
相聚的欢乐总是短暂。不知不觉已到下午三点。要不是Z姐提醒老马下午赶回京城的高铁，大家都忘记了时间。
分开时，老马从背包里慢条斯理地掏出一个大塑料袋，里面装着分好的四小袋芥菜丝儿。“Z，这是你的”“FF的”“YY的”，“XX的”……微笑着递给我们，眯起的眼缝里写满了大哥的慈祥。
感动之余，我默默地想：往年都是老马在家做好带给我们，去年因为疫情他在京城整整一年，难道是在女儿家做好再千里迢迢送给我们吗？
晚上，已到京城的马哥群里报平安。大家这样回复他：“俺家老周说，马哥的芥菜丝儿最地道！”
“俺家老宋说，马哥的芥菜丝儿真好吃！”
“俺家老陈说，马哥的芥菜丝儿天下无双！”
……

跑得快！”
老马听着，并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们，温柔地笑着。
相聚的欢乐总是短暂。不知不觉已到下午三点。要不是Z姐提醒老马下午赶回京城的高铁，大家都忘记了时间。
分开时，老马从背包里慢条斯理地掏出一个大塑料袋，里面装着分好的四小袋芥菜丝儿。“Z，这是你的”“FF的”“YY的”，“XX的”……微笑着递给我们，眯起的眼缝里写满了大哥的慈祥。
感动之余，我默默地想：往年都是老马在家做好带给我们，去年因为疫情他在京城整整一年，难道是在女儿家做好再千里迢迢送给我们吗？
晚上，已到京城的马哥群里报平安。大家这样回复他：“俺家老周说，马哥的芥菜丝儿最地道！”
“俺家老宋说，马哥的芥菜丝儿真好吃！”
“俺家老陈说，马哥的芥菜丝儿天下无双！”
……

伊水悠悠

紫茉莉

□ 陈爱松

我带你去看一个地方。茉莉神秘地说。
那是夏末的黄昏。一条小路在沟半边蜿蜒，草快把路眼儿掩住了，茉莉依旧在前面往里走。
终于，她停住了脚步，看！
好多的花啊！一块斜坡地，凹在沟半腰，密密匝匝的白花从坡上铺展下来。亭亭的花茎，翩翩的花瓣，精巧的花蕊，分别是白衣仙女乘着霞光下凡，在这处秘地举行盛大的聚会，甚至能听到幽微轻灵的笑声。晚霞燃烧在西天。一层彩色的烟雾浮在花田里，蝴蝶翩翩起舞。
我从未见过如此盛大的烧汤花开。多年后想起，依旧恍如不期而遇的仙境。
其实，烧汤花于我并不陌生。当太阳的影子越过西崖上的酸枣丛，掠过屋脊上的青瓦，投在东边的短墙上，烧汤花就开了。
烧汤花开得最好的，就是茉莉家。红的艳，黄的鲜，紫的繁，白的香。谁从门前过，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茉莉说花种是爷爷带回来的，种了烧汤花，蚊子就不来。真的，茉莉家门前就没有蚊子。
茉莉的爷爷，我们叫时爷，他原本在城里当医生，后来竟回来种地了。和村里五六十岁的老汉一样，每天扛着锄头或拉着架子车去上工。一样发白的旧中山装，穿在他身上，竟可以是干净整齐的。一样带着红薯味的家乡话，从他的口里说出来，竟可以是柔婉悦耳的。
常有人来找时爷开药方。时爷开药方不要钱，有时甚至连药方都不用开。小孩胳膊上肿了个包，时爷拽一把烧汤花的叶子，捣烂，敷上去，没几天就好了。大人喉咙痛，连水都不敢喝，时爷拔起两棵烧汤花根，洗净，捣烂，汁液滴入喉咙，没几天，也好了。老汉得了糖尿病，时爷开了药方，还交代了许多话，末了，又送他一包烧汤花，让他泡茶喝。

时爷对人和气，村里却流传着一个他“炮制人”的故事。村里二赖媳妇病了，去南岗找时爷开药方。时爷正在锄地，说，身上没带纸和笔，药方你又记不住，怎么办呢？时爷看了看四周，指着地边一块锅盖大的石片，要不，就用料碾写在这上吧。并交代说，路上最好别放地上，怕字模糊了，看不清。二赖抱着石片，走了十里去镇上的药店，累得满头大汗。谁见了都惊讶，这人抱块石头干嘛呢？
大家背后说，二赖只疼媳妇不疼娘，这是让他感受他娘十月怀胎的辛苦呢。也说，城里老是有人戴着高帽子游街，时爷既不想戴高帽，也不想给别人戴，就回来了。
我常在晚饭后找茉莉玩，是因为喜欢听时爷讲故事。月亮升起来了，门前一片银白，烧汤花飘着轻柔的香气。时爷坐在竹椅上，摇着蒲扇，慢慢讲。几个孩子围坐在他面前。
他说古时有个药王，攀山越岭采草药。穷人病好了种一棵杏树就行。结果，他的房前成了杏林。有一天，来了一只老虎，张嘴让他看，原来是骨头卡住了喉咙。他用铁丝做了“虎撑”，放进老虎嘴里，伸手把骨头拿了出来。老虎感恩，就充当了药王坐骑。药王活了141岁，留下了一本药方，叫《千金方》。“为什么叫千金方？因为救人一命，值千金啊。”
讲一段，时爷会揭开茶缸盖，喝上一口茶。茶缸里起伏着白色的花朵。时爷说，那是烧汤花，能治糖尿病，也能缓解疲乏。白花药效好，但不能和红的紫的黄花种在一起，否则来年就染上其它颜色了。“要想清清白白，就要远离容易被沾染的环境。”时爷说完这话，沉默了，端起茶杯慢慢地喝茶。

我看看月光下的烧汤花，又看看月亮。那杏林旁边，是不是也像时爷家门前一样，开着很多烧汤花呢？
茉莉的床头，贴着一张画，“中草药标本图”。白茅根，白胡椒，半枝莲，薄荷，地丁，苍耳子，柴胡，车前草……我们俩站在床头，指着念那些草的名字。太奇妙了，田野里的每种草都带着一身本领啊。药王发现它们，时爷了解它们，都真了不起。
那天，站在花香弥漫的黄昏里，我和茉莉半天不说话。好久，茉莉说，爷爷开了这片荒。妈妈说家里粮食不够吃，种红薯吧，爷爷却种了烧汤花，种在这里，能保持药性。种子掉进地里，来年，又是一地花开。
那天，我捡了好多地雷般的小种子，装在口袋里。
长大后，才知道，烧汤花早就住在古人的药典里。在现代中药里，内服外敷，可杀菌消炎，治疗疥疮、湿疹、皮肤疮疡、关节红肿疼痛。
我的少年朋友茉莉，现在是一位有名的中医。她说，烧汤花的学名叫紫茉莉。将来退休后，她也要在老家，再种一片烧汤花。

阳光下的未来湖

倪睿摄



故园琐记

老家的老家

□ 宁妍妍

老家有两处宅，一处是老宅，一处是后来俺爸俺妈新划的宅基地。我们习惯称老宅为老家，称新宅为新院。
前几天回老家，特意去20多年没住过的老家看了看。拨去蜘蛛网，推开两扇很旧的小木门，呈现在眼前的是两排瓦房，两排瓦房走到头横着一间端正的大屋。
几间房的墙皮部分已脱落，露出泥巴糊的里层。幸存的墙皮上还能模糊看到我小时候的“杰作”，一个个小手印，那是把手按在墙上，用粉笔沿着五个指头画得手掌。还有俺爸为我的身高做标记，三岁，四岁，五岁，六岁靠上的墙皮掉了……
大屋比其它四间屋子面积都大，是俺爷俺奶住的。竖着的两排瓦房，东面的两间一间是草屋一间是灶房。西面的一间父母和弟弟住，一间是我11岁的三叔的房子。
我小时候是跟着俺奶在大屋度过的。大屋有一张床，两个睡柜。睡柜即既可以存放粮食又可以当床的长方形大木柜。我曾亲眼看到俺爷把一卷钱装进一个小白塑料瓶里，又把小瓶儿深深地埋在粮食里。屋子正中间有根椽子，比最大号的粗瓷碗口还要粗的椽子。俺奶在椽子上绑根绳儿，固定一快小木板，就成了我的秋千。我能荡很高，刚开始是坐着荡，后来胆大了，就站在上面，荡得很用力，头都差点碰到糊着报纸的屋顶了。这时，俺奶在一旁边看边笑着说：“扶好喽，扶好喽。”
秋千的旁边有个铁钩子，用来挂馍篮。只要我说：“我老饥，我老饥。”俺奶就会伸手去摸馍篮，上面摸摸下头翻翻，摸出一个油馍后，把干干硬硬的外圈掰掉，把软软香香的心儿给我，我抓起馍吃着就跑去要了。
疯玩了一天的我，晚上是在俺奶的纺花机发出的嗡嗡声中睡去的。冬天的夜好长，有时我都睡了几觉了，俺奶还在豆大的煤油灯下纺花……我一翻腾一哼唧，俺奶就赶紧放下手里的活，来床边拍拍我，再摸摸我的脚看看是否冰凉，然后把被子给我掖好，就又坐下纺花了……
小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秋后，三叔带着我和弟弟去沟边逮水牛、摘酸枣。雨后的水牛特别好逮，草窝里、小道上都爬着黑黑的水牛，不到半天就能逮半洗脸盆。炒炒吃真叫香。摘酸枣时，三叔很是胆大，很陡的沟坡他也敢下，最后，不大的编织袋能摘半袋子扛回家。到家后，三叔说他把酸枣拿到洛阳去卖，说城里人没见过酸枣，一定能挣不少钱。后来，还没去，都被我们吃光了。
老家的前院还有牛棚和红薯窖，草屋里的草就是专为牛准备的。提起草屋还想起一件事。有回俺奶去抱草喂牛，在草堆里发现了一窝鸡蛋，数数共有13个！俺奶寻思着说：“咱家的鸡在鸡窝里下蛋，我天天收，一个也不少。这不是别人家的鸡丢的蛋吧？”说罢就拉着我的手挨家挨户去问邻居。最后，得知是东邻奶奶家的鸡丢的蛋。俺奶二话不说，把13个鸡蛋全都给人家送去了。
说起东邻奶奶，她家有棵大枣树，枣树的枝干伸到了我家房顶上。每年枣成熟时，她都会爬上梯子用竹竿往我家的方向打枣。枣骨碌碌的散着欢儿顺着瓦片滚到我家的房上，不一会儿，就铺满了地。这时，俺奶就会大喊：“他婶，够了，够了，吃不完了。”我呢，边捡边往嘴里塞，直塞的嘴打不过来弯儿……
说起吃，还得说说红薯窖。因为我家的红薯窖里不光存放红薯，除了红薯，还有甘蔗。每年冬天地里不忙时，俺爸俺妈就会批发一大架子车甘蔗出去卖，给我和弟弟留几根放在红薯窖里，父母则带着一布兜馍游街串巷，一出就是好几天。当我和弟弟闹着想爸妈时，俺奶就会让俺爷下到红薯窖里给我们取甘蔗，往往是半根甘蔗就能把我俩打发得一声都不带哼唧的……
当然，打牙祭的不光我和弟弟。到了冬天，瓦房上的麻雀也有了福气。因难觅食，俺奶会不定时的往上面撒一把粮食或者干馒头碎。麻雀像是会报信儿似的，不一会儿，飞得满屋顶都是。我站在院子的最前面能清晰的看到它们一只只低着头在不停得啄食吃。这时，我总会兴奋地大叫，俺奶总是急忙制止，说会吓跑麻雀，得让它们吃饱……
说到冬天，最温暖的要数把火盆搬进屋里，俺奶在里面理上几块红薯了，那软糯香甜，有奶奶在的幸福，至今让我痴迷……
……
如今，奶奶已去世，老家已空无一人。那些关于老家和奶奶的记忆，就像老家的大门一样，打开，便一泻千里……念也念不完，想也想不尽……

灯下漫笔

消失的数字

□ 杨群灿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更是表达语言的符号，数字也是如此；文字，经过数千年的嬗变，推动了社会进步，数字也毫不例外。人际来往、借贷贸易、账目计算等人们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实用性，使得数字的使用频率相当高。
我们最常见及使用的数字是阿拉伯数字“1、2、3……”还有“一、二、三……”“壹、贰、叁……”以及罗马数字“I、II、III……”你可知道吗，咱们洛阳一带不知从什么年代开始，老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一套简单、易识、易写的数字，后来与清末民初传入的阿拉伯数字并行，一直用到1950年代，才退出了历史舞台。
有一年，我在老家同院的老孙家的垃圾堆上看见一叠手工装订

心香一瓣

“狂飙后遗症”，你中了几条？

□ 苗君甫

老爸爱看爆款扫黑除恶主题电视剧《狂飙》，电视剧播放的时候，老爸追剧追得不亦乐乎。这不，《狂飙》电视剧大结局了，老爸却落下了“狂飙后遗症”！
“狂飙后遗症”之一：有事没事讲理论。
《狂飙》主要讲述一正一邪两个人物的故事：一个是满腔热血的刑侦民警，历经种种磨难却初心不改；一个是曾经受人欺负的鱼贩子，却成为了为害一方的黑恶势力头目。
整部电视剧的主线是以警察安欣为代表的政法队伍与以高启强为代表的黑恶势力长达21年的正邪较量。
老爸说：“高启强从小就是坏人吗？不是！但他后来为什么变坏？从老实巴交的卖鱼小贩变成了只手遮天的黑社会老大，为什么走上了这条路？”
我说：“被金钱和权力腐蚀了呗。”
老爸扬扬顿挫地说：“老祖宗早就留下这些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个人一辈子最重要的也就那几步，高启强在关键的那几步时，对善与恶没有理解清楚，所以才让金钱与权力一点点推着走，将他推到了不归路。人生从来没有回头路可走，没有后悔药可吃，每到关键时刻，可要看好路再走啊！”
还真别说，这也是老爸经常给我们灌输的观念。关于善和恶，关于真和假，关于正义和邪恶，这些理论借由“狂飙”的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和饱满，也让我们理解得更为深刻，进而校正了我们的人生方向。
“狂飙后遗症”之二：看似无意常评演员。
《狂飙》的两大主演，张颂文饰演的高启强，张译饰演的警察安欣，还有吴刚、倪大红等等一众戏骨演员，这些演技在线的好演员们一起塑造了有血有肉、立体丰满的人物群像，他们精湛而令人动容的演技、对细节丝丝入扣的把控与展现让观众深深“入戏”，经他们塑造的几乎每个主要人物都具备打动观众的独特魅力，因为每一个

角色都能让观众在不同的时空切入点感受到真实可信。
老爸一脸严肃地说：“演员就是演员，演员也是一门职业，既然是职业，就得对得起自己的职业！你看人家张译、张颂文，这才叫演员，演啥像啥，演一个成一个！那些背台词都背不利索，只会斜着眼睛看人、撇着嘴卖萌的人，根本就不配叫演员！”——我听出来了，老爸这是教育我们尤其是正在读初中的女儿，既要学会理性“追星”，又要从那些演员身上悟出一些人生哲理来：做事必下苦功做到精！干一行爱一行，做一行精一行！
“狂飙后遗症”之三：满怀深情常讲生活。
老爸最喜欢的演员是张译饰演的警察安欣，老爸说这个角色最让人感动，因为他也不是一帆风顺，面对黑恶势力的威逼利诱，也会迷茫无助。他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无坚不摧的神，有迷茫和无助很正常；但最重要的是，安欣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干警到早生华发的中年大叔，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最终并没有向命运低头。
老爸一脸认真地说：“安欣不只是一个安欣，他还是很多无名英雄的代表：人到中年，满头白发，原型是云南文山的缉毒警察雷吗；危险关头，推开战友只身犯险，原型是湖北黄冈的警官程凯。”
我惊奇地问：“老爸，这您都知道？！”
老爸满怀深情地说：“那是！安欣就是群体的象征，代表着所有勇于奉献、不畏牺牲的公安干警！他们才是孤勇者呢，就是因为他们一个个地孤身走暗巷、青丝变白发，用生命和青春守护着我们，我们才能安安稳稳地生活，才能平平安安地出行。他们是我们的守护神，我们都应该对他们充满敬意！”
老爸的“狂飙后遗症”，让我听出了感动和敬畏。跟老爸相比，我们感到很惭愧——同是追剧，我们并没有“追”得这么深！同时，我们也深为老爸患上了“狂飙后遗症”而庆幸：一部剧，老爸让我们明白了许多生活道理和人生哲理，为我们以后的人生之路指明了方向！从这个角度来说，老爸的这场“病”病得值吧？嘿嘿！

的草纸，虫蛀鼠咬，霉气刺鼻，上面写了很多没见过的符号。街坊石春夏老先生告诉我，这是个账本，肯定是孙兴记的，解放前他做煤经纪。接着，老先生帮我一一识别了这些符号，我赶紧掏出纸笔记下来。
后来有一次在偃师文化馆见到文史专家康仙舟老先生，偶然说起这事，老先生说这套数字当时不单洛阳用，与河南贸易密切的周边数省应该都用，它糅合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的六书法则，符合造字之本；那时虽然阿拉伯数字已传入中国，但在使用上是另一回事，民间传统很顽强，它的使用多出现在集市上，特别在煤市上仅此一种写法，别无替代，故又俗称“卖煤字”。买家向经纪说买多少煤，经纪称出重量，用白卵石在煤布袋上写出数量，卖家径奔彼处，买家拿到煤布袋，按数量结付款项。经纪将数字划在煤布袋上叫“划码子”，因此又叫“码字”。阿拉伯数字传入、使用后，民间称其为“洋码子”，以示区别我们的传统码子。
这套传统数字可谓汉族文字系统里的一枝奇葩，因为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实用价值，长传不泯，后来更简便的阿拉伯数字替代了它，现今甚至在历史著录里也难以踪影了，它的出处、沿革、使用范围等，就有待文字学家研究了。

